

A detailed oil painting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in profile, facing right. He is wearing a dark coat and a purple patterned scarf. He is holding a white envelope in his left hand, which is resting on a yellow and blue patterned bag. A black inkwell is also on the bag.

星·空·丛·书

蒙恩的童贞

——安徒生的秘密花园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岳越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星·空·丛·书

丛书主编 林和生

蒙恩的童贞

——安徒生的秘密花园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岳越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恩的童贞：安徒生的秘密花园 / 岳越著. -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星空丛书)
ISBN 978-7-5621-7097-6

I. ①蒙… II. ①岳… III. ①安徒生, H.C. (1805~1875) - 生平事迹 IV. ①K835.3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7948 号

星空丛书 丛书主编 林和生

蒙恩的童贞——安徒生的秘密花园

MENGEN DE TONGZHEN — ANTUSHENG DE MIMIHUAYUAN

岳越 著

责任编辑：何雨婷

装帧设计： 周娟 刘玲

排版：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http://www.xscbs.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7.625

字数：230 千字

版次：2015 年 7 月 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21-7097-6

定 价：26.00 元

星空与创造 ——“星空丛书”总序

等着他辽远的歌声，
重新穿透星空的肺腑。

——《异象》

星空：天使在歌唱

没见过比凡·高《星月夜》更美的星空：

……苍穹在燃烧，宛如哲人所述的永恒火焰。
星月的夜空在燃烧，在辉煌，在流动，在奔泻，在旋转，
在流动和旋转中奔泻和辉煌，
在流动、旋转、奔泻和辉煌中燃烧并耳语，天地间充满它们耳语的
喧闹——巨大而悄然，神秘又美丽……

安徒生的星空是童话：“一颗星星划过夜空，又一个人死了……”——连死亡，也变成了一个童话。

克尔恺郭尔的星空与他一样孤绝：“就像一株孤傲的冷杉，兀然而立，直指天际，我站立着，不留下一丝阴影，只有岩鸽在我枝丫上筑巢。”

“恶是善的星空。”卡夫卡写下如此“怨毒”的箴言。然而，一旦涉及其犹太血缘，他的星空——连同星空下他的同胞——就会恍若温柔：“就在两条小街的分路处，韦瑟站住了，只将身体倚着的手杖拄在对面的街上。一时兴起，夜空吸引了他，夜空中的深蓝与金黄。他一无所知地凝视夜空，一无所知地稍稍掀起帽子，把头发掠到帽下。”

卡夫卡的星空正是亚伯拉罕的星空，无论其下发生何种罪孽，终归寄托着人类的平安：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万古之先，亚伯拉罕即被眷顾，也被寄望。人类的平安系于他，一位“绝对单数性质”的个人——就此而言，他是一位万古之先的克尔恺郭尔。他蒙恩拥有无数属灵后裔、旷世知己或“精神邻居”，如星星布满浩瀚的星空。

只是，星星——如地球——既在星空中，也在星空下。

星空下，芸芸众生不一不异，跻身泪谷，无不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恰如犹太人马克思所言：“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

魔鬼、天使齐集于每位世人，翱翔其心空。

心空对应着星空。星空却恍若没有魔鬼，唯有天使。

天使意味着光明，光明天使在星空翱翔。

然而，光明天使亦受难天使，一面翱翔天际，一面徜徉地狱——吟唱一首“卡夫卡式”（Kafkaseque）的天使之歌：

相比地狱最深处的人，无人能唱得更纯洁。凡我们以为天使的歌唱，其实是他们在歌唱。

光明天使在歌唱。受难天使在歌唱。光明天使是牛顿、巴赫、凡·高、安徒生、克尔恺郭尔、卡夫卡……而就其人生的无奈与悲苦，他们也是受难天使。好在，无论光明或受难，他们都在歌唱：用艺术，也用思想。从各自地狱的至深处，他们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既是纯洁的歌唱，更是虔诚的祷告，恰如卡夫卡所言：

祷告和艺术，两者都出于属灵的激情。面对庸常的选择，当事人渴望超越和升华。跟祷告一样，艺术是一只伸向未知的手，渴望触及恩典，而恩典的馈赠，将把艺术转化为一只能够给予的手。

借卡夫卡代言，我们懂了牛顿，他“创造”了万有引力的宇宙，却始终随身携带一本《圣经》。我们也懂了巴赫，在他手上，音乐无非“为了上帝的荣耀”，三百多首康塔塔和受难曲，篇篇开头与结束，总要虔诚写下“求告耶稣”与“荣耀只归于上帝”。¹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语，见于安徒生的人生终篇。辞世前不到一年，69岁的安徒生亲手编定《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后欣然告白世人：“若我真写了好的故事，荣耀只归于上帝！”这番话出自童话《墨水笔和墨水瓶》，其中那位诗人正是安徒生自己。“……那该是多么愚蠢啊！而我们人，诗人、艺术家、科学上的发明家、将领，却常常这样干。我们夸耀自己，而我们大家实则不过上帝演奏的乐器罢了。光荣只属于他！”²安徒生童话堪称儿童版的《福音书》。绝非偶然，巴赫的音乐确乎被人称为“第五福音书”。³当代音乐大师L.伯恩斯坦就此做出评价：“巴赫是一位受造，而不是

1 [美]唐纳德·杰·格劳特，格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余志刚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第332页。

2 参见《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林桦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第1卷第18页，第3卷第171页。

3 [德]克劳斯·艾达姆，《巴赫传：真实的一生》，王泰智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页。

创造者 (creator)；然而，作为受造，他敬畏创造者；正因为如此，他的艺术蒙受着创造者的恩典。”¹

恩典借星空抵达。

于是，一种微醒也借星空抵达，却仿佛来自尘世。

至深至炽的火焰，腾腾燃烧。就在众生眼前，深深融入星月的夜空。

那流动、旋转、燃烧、喧哗、辉煌着的星月的夜空，与它们融为一体——根系却深深地，永恒地扎入大地……

大地景象：腰裙与“同体大罪”

大地上另有什么本质的景象呢？

从开始结束的地方结束开始，一切都要回到伊甸园现场。“伊甸园被关闭了，万物都已被改变，那男人既恐惧自己，也恐惧周遭的世界。”²

重返伊甸园现场，首先遭遇的，是那片无花果树叶的腰裙 (loincloth)。

亚当夏娃弃绝绝对之爱 (agape) 的劝勉，偷吃智慧果，拥有了“如神”的眼光 (意识)，却当下意识到肉身的有朽与必死 (自我意识)。死亡让他们恐惧，他们旋以无花果树叶编织腰裙，擅加文饰，谁知反而导致心理的、属灵的死亡恐惧——不是死亡产生恐惧，而是恐惧产生死亡——成就“虽生犹死”的异象。

1 转引自《巴赫传：真实的一生》，第 395～396 页。

2 [丹]克尔恺郭尔，《十八训导书》，吴琼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 年，第 108 页。

对于万物生灵，本来并无死亡，“它不是世界的事实”¹。

一棵树有生而不知生：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天凋零。同样，它有死而不知死，终其一生不会有死亡意识，更不会恐惧，相反永远平安。²

按同样的逻辑，对于身体本身，死也“不是世界的事实”。偷吃智慧果之前，亚当夏娃与大千世界同体大在，与万物生灵不分彼此，与自己的身体浑然一体。对于他们，死亡并不存在。

不幸的是，偷吃智慧果导致意识的“冒起”，结束了道法自然、绝对和谐的关系。人性就此分裂。

分裂首先是人与创造者的分裂，由此引发一系列分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我与你、人与己、意识与无意识、意识与身体……

现在，身体作为无意识，不复与亚当夏娃同体大在，相反，它成为二元-对象化思维（意识）的对象。

意识“误读”道法自然的生命节律，异化其本真性质，经投射（projection）而成死亡的虚像，进而诱发死亡恐惧。

这一切固然悲剧，然而至为悲剧者，在于无花果腰裙的文饰。

文饰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在伊甸园的悲剧中，亚当夏娃的文饰意在掩盖原罪，否认死亡恐惧。³

1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卷第156页。

2 除人之外，宇宙万物，例如一棵树，凭借自然的需要，有如一呼一吸，合乎创造者之道。唯有人，因恐惧而欲望，又因欲望而恐惧，自酿恶果，以至于自己吓死自己。正是“欲望/恐惧综合体”应有之义。

3 偷吃智慧果纯属自暴自弃、自我毁灭，当然是罪；而且，这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的起点，所以是“原罪”。起点的发生、发展均系无意识状态，所以，无意识是罪的大本营。

然而，原罪¹及死亡恐惧不可能掩盖，相反欲盖弥彰，借“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投射出来，以欲望的形式向外推诿，嫁祸于人，害人害己：亚当夏娃推卸偷吃智慧果的罪责，其子该隐因嫉妒（推诿的重大副产品、原罪的重要位格）谋杀胞弟亚伯，该隐后裔拉麦淫乱而暴戾，再往后，所多玛和蛾摩拉更是伤天害理。²

显然，所谓推诿，即“以伤害[他者]来称义……靠攫取他者生命来证明自己”³。但他者与我们同为受造，来自同一位创造者，同体大在，休戚相关。因此，伤害他者，就是伤害我们自己；嫁祸于人，就是嫁祸于人类整体。

自文饰的当下，罪孽与苦难即开始转移、传播、扩散；同体大在之人类逐渐沦陷于“同体大罪”，伴随着同体大欲、大病、大难、大苦、大疯……直至同体大死。死亡的个体虚像终成群体实像，从心理的、属灵的事实，演绎为社会的、历史的真相。恰如保罗所说：“罪始于偷吃智慧果之亚当，终至于普世同体大罪、大死。”

概而言之，文饰即推诿。借文饰或推诿，原罪欲盖弥彰，死之恐惧甚嚣尘上。

1 此处乃逻辑推断而非“判决”。偷吃智慧果导致自我毁灭，当然是罪；而且，这是自我毁灭的起点，所以是“原罪”。

2 第一，该隐之前另有类人。这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自食其果，惩罚之一即“分娩时会加倍痛苦”（创3:16），说明犯罪之前已有孩子，正因为如此，亚当才称夏娃为“众生之母”（创3:20）。第二，如果说该隐因父母犯罪而遗传有罪，这些孩子就是无罪的孩子。第三，该隐之前的人类，并非完全生于亚当夏娃，因为他们受造于创世第三日（创2:4~8），但另有类人受造于创世第六日（创1:26~29），他们与偷吃智慧果无关，因而也是无罪之人。

3 [美]E.贝克尔，《死亡否认》，林和生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4页。

死之恐惧异化道法自然的生之需要，使之膨胀为骄奢的生之欲望。¹

例如，死之恐惧异化朴素的娱乐天性，忘情于消费主义的生之欲望：穷奢极欲，贪得无厌，争先恐后，趋之若鹜，争强斗狠，不择手段，赢家通吃，膨胀起泡，放浪形骸，饮鸩止渴，作死造死——直至“娱乐至死”！

因为生之欲望，“你”日益异化为“他”，直至物化为“他物”，无异时下的油田、煤井、矿山、森林、水源、风景、文化……横遭算计、抢占、掠夺、控制并榨取。

由此酿成不二的双向灾难，祸及社会关系的内外两面：人性越是物化（社会关系的资源化与各种文化心理污染），社会就越是向外异化（针对自然的抢占、掠夺、控制、榨取和污染），反之亦然。

两者恶性循环，将异化引向极致，终成物化时代——今天的大众消费时代——其丑陋现实印证了一位作者的深刻批判，对于本处也是精准的概括：“并非自然的动物本性，而恰恰是对惊恐（panic）的掩饰，让我们活在丑陋之中。”²——这正是“失乐园”的路线图，其间惊心动魄，一路如卡夫卡所说“从烟里到火里”，每况愈下，直到“娱乐至死”——正如 N.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开篇所言：

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A.L.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

¹ 需要与欲望相区别，有如树与人的区别。一棵树不会因为听闻(或意想)明天要遭砍伐，就满腔仇恨，不择手段或先下手为强。同样，一只狮子绝不会滥杀超过自己需要的角马；狮群中当然也不会有争先的“角马富翁”或恐后的“角马贫民”。事实上，争先是欲望，恐后是恐惧，两者同属“欲望/恐惧综合体”，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² 《死亡否认》，萨姆·基恩“前言”。

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¹

那么，人类会走向毁灭吗？

是毁于自己热爱的事物吗？

所热爱的事物是什么？

如果就是娱乐，那么娱乐又是什么？

人类所憎恨的事物是什么？

人类之沦丧或假如毁灭，与其所憎恨的事物没有联系吗？

如果有联系，那么，所热爱的事物与所憎恨的事物，两者之间，又会有着怎样一种关联？

……

这样一系列的考问，直指人类的“被驱性”，对此，卡夫卡箴言第 25 条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除非逃进这个世界，否则怎么会如此兴高采烈？

卡夫卡替波兹曼说出了隐而未显的话：“我们之所以热爱，本质上是因为我们憎恶。”我们憎恶死亡（死之恐惧），于是用疯狂娱乐的热爱（生之欲望）加以文饰，结果反而“娱乐至死”。我们下意识否认死亡，逃离死亡，反而与死亡撞个满怀。憎恶是事实，热爱是否认。憎恶是原因，热爱是结果。经由娱乐至死，热爱回到

¹ [美] N.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

憎恨，发现自己就是憎恨，应了精神分析“误读出真相”的行话，更见证了诗人对人性的深刻颖悟。“抵达出发之地/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然而，“终点以为我们就是/起点”。¹

自因与“自因”——欲望/恐惧综合体

起点还是伊甸园那件腰裙。这是人类“创造力”的首发式：第一项文明、第一件时装、第一场娱乐、第一宗产品、第一项成果……

如前所述，腰裙的目的很简单：否认死亡，掩饰惊恐。也可理解为生之欲望：亚当夏娃弃绝创造，坠入死亡的虚空，如惊恐的溺水者，抓住了腰裙这根稻草。“抓”是欲望的现象，结果“抓出了”——或者说“创造了”——腰裙的文明。

腰裙意味着一个诱因系列：弃绝创造者—自我意识—死亡—原罪—死亡恐惧—生之欲望。在这个系列中，内在诱因是弃绝创造者，表象诱因是生之欲望。或者说，在掩饰惊恐的同时，“文饰”已然走向欲望。

一方面，欲望文饰着恐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欲望不过是恐惧的反向作用。

于是，文饰的过程和结果呈现为一个绝妙的公式：欲望/恐惧或欲望/恐惧综合体——这是人性的核心成分与机制。

其中，“欲望”是表象，掩盖（文饰）着其下实质性的“恐

¹ [美]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李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惧”。表象的欲望越炽热，说明其下的恐惧越强烈。¹

换一个角度，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作为表象的欲望，既可“正面”表达为消费狂欢、娱乐至死，也可“反面”暴露为垂死挣扎——有如溺水者抓稻草。

综而言之，欲望激发个体之粒子或粒子组合（如资本家组合）——使之从群体之波中脱颖而出，凭空“冒起”，出类拔萃。众多欲望粒子（或粒子组合）交相辉映，形成群体的欲望之波，同体大欲，有如众多肥皂泡花团锦簇、五彩缤纷，掩饰着其下的恐惧——包括个体之粒子的恐惧，也包括群体之波的恐惧。

事实上，正是恐惧驱使个体粒子归宿于群体，抱团取暖，在绝望与虚空的人性寒冬簌簌发抖如“波”——如此群体之波，有如众多溺水者生死纠缠，仿佛同体大爱，实则同体大惧乃至同体大死。²

所有这些个体或群体现象，无论欲望或恐惧，也无论同体大欲、大惧或大死，都以各自的位相，见证着“同体大罪”的事实。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饰”一举，在掩盖恐惧的同时，貌似也在掩盖欲望。然而，“文饰”一词，其本身的含义，与其说是掩饰，不如说是浪漫。文饰当然在掩饰欲望，但更在浪漫欲望——这正是

¹ 如“越焦虑越吃”。又如胡长清、林龙飞等巨贪因“穷怕了”而欲望泛滥。欲望之人为恐惧折磨，虽生犹死，实为作死之人。不过，日常生活中，欲望之“成功者”竟遭艳羡——足见人性之可悲、可怜。

² 这是“人学”的“波粒互补”或“波粒不二”。在量子力学中，基本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但相互排斥，或者说，无法同时被观察为波和粒子（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然而，量子力学的波尔互补原理认为，波粒二象的互斥也意味着同一实验中不会存在波粒二象的冲突；相反，只有通过二象的互补，才能完成现象的完整的阐释。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粒子“本来”就是波，或者说，粒子的“本征态”处于发散的波态，无处不在，弥散于整个宇宙，只是被我们的观察“坍塌”为粒子而已。同理，波“本来”就是粒子——如前所述，粒子不过是波的“道成肉身”。参见 Hans Reichenbach, *Philosophic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Dover Publications Inc., New edition, 1998, pp.21~24。

“腰裙”或文明的根本功能。就此而言，文饰就是文明，反之亦然，文明就是文饰，更不用说“娱乐至死”的文明。

不过，欲望只是心像，文明却是物像。¹

心像是投射（projection）的产物，物像是企划（project）的结果。

借由上述逻辑，不难理解亚当夏娃深层心理的无意识机制：

他们投射欲望为企划，转而享受由欲望所企划的“文明”。

他们试图以欲望的文明来称义，却不料欲望是恐惧的反向作用，即对恐惧的文饰。

他们所作所为，貌似出自向往“生命果”的欲望，实质却源于偷吃“智慧果”的恐惧。²

他们对于恐惧浑然不知，唯其如此，他们完全沦为恐惧的奴隶。

恐惧驱赶着他们，令他们殚精竭虑，一路“从烟里逃到火里”，仿佛奔往生命，其实逃向死亡。

死亡作为起点——如保罗·策兰所说——判决他们自己就是终点：

No zuo no die! ——不作死，不会死！然而，人的本性就是作死、造死。

因偷吃智慧果，人性虽生犹死。

借用斯宾诺莎之语，这正是所谓的“自因”——这个词已然描述了至为讽刺的结局：

¹ 就其欲望/恐惧的本性，两者都是虚像，意味着虚无、否定生命、虽生犹死等等。在这样的意义上，围绕死亡，无论是个体虚像还是群体实像，或者说，无论是心理的、属灵的事实，还是社会的、历史的真相，统统都是虽生犹死的虚像，即《金刚经》所谓“如梦幻泡影”。

² 可参比卡夫卡箴言第82、25条。“我们之所以有罪，并非因为吃了智慧树之果，而是因为尚未吃生命树之果。如此背景本身已然有罪。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们觉得自己有罪或没罪，倒不那么重要了。”“除非逃进这个世界，否则怎么会如此兴高采烈？”

在生活中拼命掩饰惊恐，其结果，生活本身成为惊恐。

事实上，这是自伊甸园以来的真相，始终如一。在创造面前，人类自以为异彩纷呈的漫长历史，却只是一个同一性的瞬间。同一性 (identification) 也叫身份。迄今为止，人类掩饰惊恐、逃避罪责的身份始终没变。同样，他们到达的任何终点又成为他们的起点；反之，他们的任何起点当下即成终点。用克尔恺郭尔的话说：“他们原本就是虚无，所以成了虚无。”绝非偶然，半个世纪之后，尼采宣告“上帝（创造）已死”，人类就此沉陷虚无主义。¹

这正是“自因”的逻辑机制与必然结局。

伟大的斯宾诺莎英年早逝，他最伟大的著作《伦理学》在他死后得以发表。第一部分“论神”开篇定义如下：

自因[causa sui]，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即包含存在，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²

斯宾诺莎一路证明下来，到第一部分“命题 25”得出结论说：

概而言之，神既谓之自因，同理也必然谓之万物的原因。³

1 1855年9月25日生平最后日记，载《克尔凯戈尔日记选》，彼得·P.罗德选编，姚蓓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克尔恺郭尔一语成谶，堪称先知的愤怒。

2 [美]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页。

3 Spinoza, *Complete Works*, trans. by Samuel Shirley,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pp.232.某个意义上，自因就是《道德经》的自然，两者的差别在于，老子不追问源头，虽然他也说“无名，天地之始”；而斯宾诺莎则强调：创造者作为源头，不仅决定一切真知，而且包含一切真知，舍此不可能有至善之境。参见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四章。

所谓自因，可理解为自存在、自运动、自启示、自演绎、自表述、自规定、自定义、自义……概而言之，自因即“自有永有”或“我是我所是”¹。这样一种属性，唯创造独有，无法加以二元-对象化，因而不会产生分裂，也无法成为理性观照的“目标图式”(target view)²。至多只能按弗罗姆、蒂利希等人的建议，加以“否定式神学”的体认：自因“不是什么……是无限……不是不善……不是不公正”。³人越意识到理性无法把握自因，他关于自因的体认就越深刻，越丰富。

不幸的是，亚当夏娃弃绝了自因之创造，在惊恐中，如溺水者抓稻草一般，抓住了，“创造”了那条“自因”的腰裙，并就此以“创造者”自居：凭腰裙的浪漫来“自因”，借文明的灿烂来“自义”。

如前所述，他们试图以欲望证明自己不恐惧，却忘记了欲望正是恐惧的反向作用。

而腰裙或文明，最终不过是欲望心像的物像，是欲望/恐惧复合体的一个位相。

创造者与“创造者”

弗洛伊德悲观地认为，一切文明巧智无非自我催眠的“自恋物”，包括“腰裙”（时装）、美化的身体、化妆品、名包、名表、豪车、人造风景、摩天大楼……

¹ I AM WHO I AM.《出埃及记》第3章14节。

² *A Confusion of the Spheres: Kierkegaard and Wittgenstein o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by Genia Schönbaumsfe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7, pp.195~201.

³ [美]弗罗姆，《爱的艺术》，陈维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79页；着重号为原有。

摩天大楼又称“巴别塔”或“通天塔”——作为隐喻，克尔恺郭尔早在1850年就有过批判：“铁路的狂热，从任何方面来说，无异于修建巴别塔的企图。”¹

据《希伯来圣经》，巴别塔乃伊甸园腰裙的后续工程，应该算是人类欲望文明的第一座地标。然而，其功能与伊甸园腰裙一样，无非是借欲望文饰恐惧。伊甸园事件之后，人类因“自因”而遭大洪水，之后，“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是一项“自因企划”或“神化工程”（*causa sui project*），其通天欲望中，暗藏着大洪水的恐惧记忆。²

“神化”是冒犯，也是文饰和逃避，既是“自因”对自因的冒犯，也是对于自身惊恐的文饰和逃避。因而，跟伊甸园腰裙一样，巴别塔也是“自因”的象征，是欲望/恐惧综合体的隐喻和投射——这正是克尔恺郭尔批判“巴别塔”所指。他的批判，本质上适用人类一切文明巧智的“创造”。人不可能借文明“自因”成神；相反，人越是“自因”，巴别塔修得越高，毁灭就越快，越惨。被克尔恺郭尔视为“巴别塔”的文明成果不限于铁路，也包括他那个时代的巴士、汽船、电报、速印机、安全阀、减震器……他把一切都归纳为“人类傲慢[欲望/恐惧]的产物”，源于伊甸园那个古老的故事：

¹ Kierkegaard, *Papers and Journals: A Selection*, ed. by Alastair Hannay, Penguin Books, 1996, pp.476.

² 参“高楼迷”网站(<http://www.gaoloumi.com/>)世界各国“摩天指数”栏。当前，世界最高摩天大楼高828米，已然“困腾”。据称，另一座更高的“困腾”(838米)正在筹建中，号称“天空城市”。另参，张晚玲，陈静，《摩天大楼竞赛》，载2012年5月31日《21世纪经济报道》。摩天指数越高，经济风险越大，“危险正在逼近”。